

从语义层面谈汉语作格动词

单婷婷 余小强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00)

摘要: 在汉语中, 作格动词是语言学家研究较多的一类特殊动词。本文通过引进补语小句和糅合造句法两种假设, 指出其在解读汉语作格动词时存在的问题, 从而提出三义一体的假设, 对汉语作格动词从语义层面进行较为合理全面的解释。根据这一假设, 可以进行英汉作格动词的对比, 由此对汉语中作格动词现象进行分析。

关键词: 作格动词; 补语小句; 糅合造句法; 三义一体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对作格动词进行研究首先要对其定义有较深刻的理解。作格动词, 亦称非宾格动词, 是指既可以做及物又可以做不及物使用的动词, 作不及物使用时其主语相当于其做及物使用时的宾语。现代汉语中一般把“死、病、跑、沉、开、发生”这一类特殊不及物动词称为作格动词。而作格动词运用到句子里就会构成作格结构。“作格结构”就是指作格动词及其所构成的结构。

(1a) 李四打碎了镜子。

(1b) 镜子打碎了。

在(1a)中, 语义上是受事的“镜子”, 在句法上处于宾语位置, 而在(1b)中却变成了主语, 而其语义基本没变, 仍然是动词“打碎”的受事。这两个句式在语义和句法上表现出的这种紧密关系称为“作格关系”。根据作格动词的定义, “打碎”就是作格动词。

2. 补语小句和糅合造句法

关于作格动词, 国内外句法和语义研究中都对其有颇多讨论和关注。首先, 对作格动词的类别的区分, 国内外学者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例如, 曾立英(2006)提出, 判定汉语作格动词除必须能进入“[X — 动词 — Y]”和“[Y — 动词]”格局, 还包括“动词前可加‘使’”、动词后可加‘自己’”等标准。沈阳、司马翎(2012)提出, 作格动词实际上都是“双动词”性质的动词, 比如“煮糊、吃饱、唱哭”这一类动词才是作格动词的本身。其次, 对作格结构的分析, 语言学家也通过不同的理论和证据来对其进行解释。对作格结构是如何构造的, 主要有一下几种方法及理论的解释。下面就通过“王冕死了父亲”这一典型作格动词结构构造来进行分析。

沈阳、司马翎(2012)对作格结构的构造进行研究时, 提出了“补语小句”这一基本假设来解释作格结构。他们认为作格动词实际上看作是一种“双动词”性质的动词, 作格结构也应该看作是一种“双动词结构”。汉语的动结式, 例如“米饭煮糊了”、“肚子吃饱了”就是一种典型的双动词结构。通过“补语小句”这一假设来证明汉语中其实并不存在单个的作格动词, 所有的单个动词都具有动结式的句法和语义表现。“补语小句”的基本假设是: 汉语动结式中的谓语动词表达一个非状态性的动作行为, 该动作行为内部没有作用的范围和

到达的终点,即整个结构是“无界”的;这个动词又带有一个由简单主谓结构构成的“小句补语”这个补语小句则为没有终点的动作行为提供作用的范围和到达的终点,即实现结构的“有界性”。例如“米饭煮糊了”利用“补语小句”来分析就是“煮[米饭糊]”,即“煮”这个动词本身是没有到达的终点的,但是“[米饭糊]”这一“小句补语”则为“煮”提供到达的终点。汉语的动结式分为动不及物动结式(没有外部论元,只有“补语小句”作为内部论元)和及物动结式(包含外部论元的短语结构层(vP),为谓语动词层VP提供一个作为“引发者”或“致使者”的外论元)。

(2a) 米饭煮糊了。

(2b) 妈妈煮糊了米饭。

我们从语义方面来分析上面的两个汉语动结式结构。(2a)是不及物动结式,语义上是指有一个“煮”的动作事件和一个由“煮”造成的“米饭糊”的结果事件。(2b)是及物动结式,语义上是指有一个由“妈妈”引发的“煮”的动作行为事件,而造成的终点结果事件是“米饭糊”。

通过“补语小句”来分析汉语中的作格结构,我们由此得出“谓语动词+补语小句”结构才是典型的作格结构。这种理论可以运用到分析“王冕死了父亲”这一作格结构。对这类句子,李钻娘(1987)用语义解释来判别“王冕死了父亲”的合法性,即只有表达“出现”或“消失”义的动词才能合法的构造“王冕死了父亲”这类NP后置的句式,“死了”是消失义,这类消失义的动词表示的是一种变化,因此在这类句子中“了”是必不可少的,“了”应该被看作结果补语,而不是一个动词的后缀。“死”是隐性动结式的作格动词,结构和意思都是“死(掉/去)”,即“死了父亲”的基础结构应该分析为“死[父亲(掉/去)]”,而“王冕”只是在小vP层生成的“间接致使者”。“王冕死了父亲”这一作格结构的语义分析就是指有一个“死”的动作事件和由“死”造成的“父亲(掉/去)”的结果事件,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动作-结果”事件。沈阳、司马翎通过“补语小句”假说对作格动词和作格结构虽然从语义句法层面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如果典型作格动词本身已经是双动词的隐性动结式,即“死了”就等于“死(掉/去)了”,那么“死”就不能再做另一个谓语动词的补语。可是,在“杀死、打死”这些词中,典型作格动词“死”却可做动结式的补语。

沈家煊(2006)用“糅合造句法”对汉语中的作格结构进行分析。由于一些学者提出的对作格动词的研究都存在一些问题,例如:

(3a) 王冕死了父亲。

(3b) 王冕病了父亲。

以上两个例句,从句子表层结构来看,只是动词不一样。但(3a)是合法的句子,(3b)却不合法。虽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种现象进行了解释,但总存在解释力“过强”和“过弱”的问题,即有些理论解释了(3b)的不合法性,但也排除了(3a)这样合法的句子,这就是解释力“过强”;而有些理论虽然证明了(3a)的合法性,但是限制放松导致解释力“过弱”,不能排除(3b)这类不合法的句子。由此,沈家煊通过“糅合造句法”对(3a)“王冕死了父亲”进行分析。“王冕死了父亲”这个例子是由“王冕的父亲死了”和“王冕丢了某物”两个小句糅合而成,是类推糅合的产物,即从“王冕的父亲死了”这样的句子截取词项,从“王冕丢了某物”截取结构框架,然后仿照所截取的结构框架,类推推出先前没有的“王冕死了父亲”这样的结构。沈家煊又通过引入“因果联系来保证“糅合造句法”只生成合格的句子,不生成不合格的句子。但是通过这种方法却也会排除“王冕家病了一个人”这样合

格的句子。因此“糅合造句法”用在分析作格结构中，也存在解释力“过强”或“过弱”的问题。

3. 三义一体

通过以上“补语小句”和“糅合造句法”两种理论假说都可以从不同的语义角度来分析作格动词和作格结构，但是不难发现都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本文从另一语义学角度来解释汉语中作格动词这一典型的语言现象。汉语作格动词的语义是行为义、使役义和结果状态义“三义一体”。我们将会从这一语义层面来分析汉语的作格动词。

我们从上文已经知道汉语动结式作格动词大多是双词素词，这两个词素主要是“V+A”结构，其中第一个成分是动词，表示行为，第二个成分是形容词，是第一个成分的补语，如“提高、减轻、延长”中的“提、减、延”均是动词，而“高、轻、长”都是形容词。以“提高”为例：行为义是“提”，使役义是“使变高”，结果状态义是“高”。由此可见，汉语动结式作格动词的第一词素内孕着行为义和使役义，而结果状态义则外孕于第二词素。关于三种语义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来分析：

(4) 张三打碎了花瓶。

在(4)中，作格动词“打碎”的语义分析为：[[x 打] CAUSE [BECOME [y < 碎 >]]]。这一语义表征明显具有三个语义：x 作用于 y 的行为义、x 使 y 成为某种状态的使役义以及 y 达到某种结果的状态义。所以“打碎”动词语义可抽象为[[x ACT] CAUSE [BECOME [y < RESULT & STATE >]]]。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得出作格动词语义表征必须是行为义、使役义和结果状态义“三义一体”。而上文提到的“补语小句”也就是类似于结果状态义的一种情况。作格动词的结果状态义的语义指向均为宾论元，而不是主论元。如：

(5a) 奶奶哭红了眼睛。

(5b) 眼睛哭红了。

(5c) 奶奶哭红了。

显然，(5a)中动词“哭”的结果状态义的语义指向是“眼睛”，而不是“奶奶”，所以才出现(5b)这样合法的句式，而不能出现(5c)这种不合法的句式。由此我们得出对“王冕死了父亲”这一典型的作格结构的语义分析就应该是：动词“死”的结果状态义的语义指向应该是宾论元“父亲”，而不是主论元“王冕”。因此，“王冕死了父亲”这一句式从“三义一体”假说层面得到合理的解释。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得到在作格动词内在的三个语义中，在特定的时间某一特定语义要素会起核心作用，不同的语义要素起不同的核心作用需要借助外力的推动才能达成。这种外力就是语言使用者在描述事件过程中的认知取向。每一个动词都有几个潜在的语义要素，而每个要素都可能具备一种特性，每一个特性又都决定一种特定的句法结构，最后句式的择定取决于某一语义要素被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所激活。若语言使用者认为事件最后所产生的结果状态较之事件的外力作用更重要，那么他就会凸显这种结果状态义，使得事件的结果状态义得到突显。若出于这样一种认知取向，那么他就会突显作格动词的结果状态义，从而合乎以结果状态义为语义核心的不及物句式便自然生成。“王冕死了父亲”凸显的就是“父亲死了”这一结果状态义，所以这样的句式得到合法的解释。

4. 总结

通过“三义一体”的分析，对汉语作格动词和作格结构进行了语义层面的解读，由此解决了像“王冕死了父亲”这一典型的作格结构构造。我们应该把这一方法运用到英语中，通过英汉两种语言的分析对比，对英语中的作格动词进行解读，从而进一步理清英语中作格动词的性质和作格结构的构造，使得作格动词这一语言现象得到更合理的解释。

参考文献

- [1] 李钻娘(1987) 出现式与消失式动词的存在句，《语文研究》第3期。
- [2] 沈家煊(2006) “王冕死了父亲”的生成方式，《中国语文》第4期。
- [3] 沈阳、司马翎(2010) 作格动词的性质和作格结构的构造，《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4] 王文斌、罗思明(2009) 英汉作格动词语义、句法及其界面比较，《外语教学与研究》第三期。
- [5] 曾立英(2006) 现代汉语作格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A Semantic Study on Chinese Ergative Verbs

Shan Tingting, Yu Xiaoqia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00)

Abstract: In Chinese, ergative verb is a kind of special verbs which is studied by many linguists.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complement clause and the theory of blending sentence to point out the problem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ergative verbs. Then the three-dimensional assumption is put forward to analyze the Chinese ergative verbs semantically. According to this hypothesis, this paper will make a comparis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ergative verbs, and analyze the Chinese ergative verbs completely.

Keywords: Ergative Verbs; Complement Clause; Theory of Blending Sentence; Three-dimensional Assumption